

离开机场

他们总不会在黑夜发起攻击吧？维代拉尼一面问，一面抚摸着他那头大得可以一尾巴打到人嘴巴的狗。

——《哈扎尔辞典》〔塞尔维亚〕米洛拉德·帕维奇

当鬼那粗壮的脖颈被拴上链子牵出机场的时候，它并不知道自己将要被带到哪里。

可是，有一点是它求之不得的，离开这个喧嚣的地方，无论去哪里都好。

鬼在警犬基地里出生，一岁时被送到机场的仓库做护卫犬，它没有去过外面的世界。

无论在警犬基地还是机场的仓库，都只能看到穿着警服的驯导员和身着制式服装的机场地勤人员，鬼一直以为世界就是这样的人组成的。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

鬼小心翼翼地扬着鼻子嗅闻着四周这些混合了以前它从未



感受过的复杂味道的空气，那些新鲜异样的气息刺激着它敏感的鼻黏膜。它兴奋地扭动着身体，不时停下脚步，试图将那些飘来的陌生气味了解得更透彻一些，分析它们的成分，探寻它们的来源。但牵着它项圈的人蛮横地用力扯动着链子。在从机场的仓库出来时，大概是考虑到鬼在半路上可能会滋事，它脖子上的项圈被收得很紧，它呼吸都有些困难。为了更加保险一些，他们甚至额外又在牛皮项圈之外加了一根钢丝绳。此时，当牵引绳被收紧，钢丝绳立刻紧紧地勒进了毛下的肌肉里，鬼几乎无法呼吸，它咳嗽着，小跑几步，跟上了那人。它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里。

鬼的父亲是一头纯黑色的蒙古草地牧羊犬，那是一种奇迹般彻底的黑色，全身上下无论是爪尖还是胸口竟然没有一点杂色的毛，它的肩高达到八十厘米，是少见的巨型种犬。鬼的母亲是德国牧羊犬。鬼是一次为了获得蒙古牧羊犬的勇猛凶悍与德国牧羊犬的服从聪慧而进行的混合杂交繁殖计划的产物。

鬼是五只小犬中硕果仅存的一只。在母犬刚刚产下小犬不久的一个寒冷的夜里，犬舍的暖气管道因为年久失修突然爆裂。第二天，当驯导员发现的时候，尽管母犬已经将溷湿的小犬叼到犬舍中干爽的地方，整夜以自己的体温保护温暖着这些小犬，但其他四只小犬全部因为寒冷而夭折。只有鬼幸存下来，甚至没

有感冒。

鬼生下来就浑身雪白，还好它的瞳孔是正常的颜色，而且鼻镜也是正常的黑色，可以确信这种颜色不是因为遗传性黑色素合成障碍而形成的，并非隐性等位基因遗传所致，否则作为繁殖计划失败的废品，鬼会被迅速地丢进水桶中溺死。

这个繁殖计划，就是为了培育大型冲击犬。

鬼从睁开眼睛，看到从犬舍外透进来的温暖阳光开始，就像一棵享受到了足够阳光和雨露的植物，以惊人的速度成长起来，那丰厚的白色皮毛使它看起来酷似一头尚未成年的北极熊。

显然，它那巨硕的体形完美地继承了父本的品种优势，近七十厘米的身高，五十公斤的体重，而它仅仅还是一只不到一岁大的幼犬啊。像鬼这样的獒犬，更适合作为护卫犬吧。似乎应验了纯白色的犬极难训练的经验之谈，鬼总是极易兴奋而难以控制，但在八个月的时候，鬼毕竟还是完成了作为警犬的基本服从及扑咬训练。

鬼总是在训练之余兴之所至地发泄自己那过盛的精力，偶尔会玩一两个小花样。它并不按照警犬训练大纲上的指示攻击扮演偷袭者的人手上的护具，而是毫不犹豫地咆哮着扑向对方的咽喉。于是当鬼出现时，没有一个驯导员愿意扮演那个作为假想敌的偷袭者。驯导员知道这是假想敌，鬼可不这么认为，下口时从



来不遗余力。因为总是无法通过测试，所以这头在基地里仅有的纯白色的獒犬很有被逐渐淘汰的可能。似乎一切都不可避免，当那扮成偷袭者的驯导师出现时，鬼已经明显地知道他的身份，但它仍然不能控制自己发出那种来自松垂喉管深处的咆哮。那是源自血液中的一种扑咬的冲动，扯开对方的喉管，品尝新鲜血的渴望无时无刻不在蛊惑着它。在它扑咬时，它总是感到有温热的液体弥漫了自己的眼睛，眼中泛起淡淡的红晕，视线也因此变得模糊起来。驯导师那故作鬼祟的动作更加刺激着它勇猛地腾跃着，尽管被两根牵引带、两个驯导师牢牢地控制，气管被项圈紧紧地勒住而几乎无法喘息，但它还是不顾一切地扑咬。往往是这样：在身后的驯导师还没有发出攻击的指令时，它已经拖曳着两个狼狈的驯导师冲了出去，当被拖倒的驯导师松开手之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阻挡它了，它像一头在深渊里被囚禁了五百年的妖兽，终于挣脱了锁链，咆哮着扑了过去。那个自认为已经充分做好思想准备的驯导师条件反射地将戴着牛皮护具的左臂伸了出来，同时举起另一只手中的橡胶短棍，准备在并不伤害警犬的情况下恰到好处地对它进行击打刺激，以检验它的勇气。但此时看来这种检验显然毫无必要，他根本来不及做出击打的动作，腾跃到半空中的鬼就准确地叼住了他的护具，利用自己的体重将他甩倒在地，转瞬之间那牛皮护具已经随着它暴怒地甩动头颅的动作

而被扯掉，它的一只爪子踏住了他的胸口，嘴毫不犹豫地向他柔软的咽喉咬去。还好，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但终于还不至于丧失理智的驯导员及时地将另一只手中的橡胶短棍挡在了面前。

三个人才拉开了狂暴地试图挣脱的鬼，它的口中还叼着那根被当作替罪羊的橡胶短棍，但橡胶显然已经被咬透，它坚硬的牙齿碾动着里面的钢芯，咯咯作响。

“鬼，这是鬼呀！”那扮作偷袭者的驯导员面色苍白地站起时，胸前的迷彩服已经被扯开，露出了胸口上几道正渗血的爪痕。鬼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本来它也可以像其他警犬一样拥有一个叫起来短促上口却毫无新意的普通名字，但所有的驯导员都认为鬼这个名字是最适合它的。

从鬼开始学习训练科目直到被送离警犬基地去机场仓库的这段时间里，在训练鬼进行攻击时扮演假想敌，也就是靶子，一直是驯导员之间考验勇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游戏。当然，所有刚刚完成新兵培训，被分配到基地担任驯犬员的新兵，都要接受这样的考验。

鬼不知道那是什么在自己的胸中涌动，攻击后它很久都无法再恢复平静，眼睛充血，没有人勇敢地夺下它口中那根已经被咬得露出钢芯的橡胶短棍。这样的训练不可能再继续了，它被牵回早早已经独立的犬舍。



在犬舍里待了很久，那种温热的液体似乎才慢慢地从它的眼睛里消退，膨胀的长毛也慢慢地平复下来，它吐掉了口中的橡胶短棍，趴了下来。

鬼有些茫然地望着犬舍窗子外北方湛蓝的天空，它似乎也不能理解自己的所作所为，它所做的一切似乎并非受它自己控制，在它的身体里，好像有一个更巨大的力量在主宰着它。

它真的不能理解所发生的一切。在面对出现在面前的假想敌时，尽管兴奋得几乎不知所措，但所有的警犬都是在发出指令之后才开始攻击，而鬼却无法控制自己，它往往是在冲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已经冲出去了。很多情况下，是它而不是驯导员在控制着每次攻击，每一次驯导员都试图趁它还没有来得及发起攻击前急急忙忙地发出指令，使它的攻击看起来似乎是遵循命令的自然行为。

鬼当然不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全国仅有的几头肩高达到八十厘米的巨型纯种蒙古牧羊犬之一，来自内蒙古草原。但即使是基地里的驯导员也不清楚鬼的父亲究竟来自内蒙古的什么地方，因为它来到基地之前，已经在吉林一个研究机构里生活了五年。在那里，它主要是作为改良肉用犬的品种，为老饕们提供稳定的犬类动物蛋白。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那个研究机构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利用鬼的父亲来完成与瑞士圣伯纳犬和英国马

士提夫犬等大型犬种的杂交，最终培育出体硕毛长、耐粗饲、抵抗力强的肉用犬品种：青龙犬和黑龙犬。后来，当一股如飓风般席卷中华大地的藏獒热浮泛而起时，这些以体硕毛长、繁殖力强而著称的肉用犬，又摇身一变成为来自雪域高原的藏獒，卖出比它们肉用价值高成千上万倍的天价来。鬼的父亲之所以能够在五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那个研究机构的种犬存在，就是因为那一身大得吓人的骨架。

鬼除了继承了那副巨大的骨架之外，那源于荒寒之地的荒野的气息从未放弃对它的主宰，那是蒙古草地牧羊犬的血，在远离草原的北方仍然生机盎然，在鬼的身体里撞击着它。蒙古牧羊犬，几乎是世所公认的大型猛犬，在蒙古民族千年不变的游牧生活中，它们一直担当着护卫营地、看守羊群和驱赶野兽的职责。在那冬季高寒、夏日酷热的恶劣环境里孕育出的犬种可以在零下四十度的露天酣然入睡，也能够酷日千里的高温气候下长途追袭野狼，当然它们天生懂得攻击人类最脆弱的部位——喉管，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鬼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嘴伸向驯导员的咽喉。但这些，鬼并不知道。

鬼最终没有完成所有的训练科目，而几乎所有的包括经验最丰富的驯导员，都对鬼那不可一世的扑咬心有余悸，训练鬼，使这些驯导员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惧。



于是鬼被送到郊区的军用机场，成为机场仓库的守卫犬。那也许是鬼最好的归宿，如果出现在擒获犯罪嫌疑人的现场，那么鬼的攻击显然是致命的，在法律没有做出正确的审判之前，鬼就已经将他们撕得粉碎，提前完成了判决。

在被送到机场的第一个星期，鬼疯了。

每当一架飞机在机场上空呼啸着起飞或是降落时，鬼都在灭顶之灾般袭来的恐惧中声嘶力竭地咆哮、吠叫、扑咬。这种凌空而去或呼啸而来的庞然大物的存在是鬼所不能理解的，但那种面对未知事物的惊恐几乎很快就转化为一种可怕的仇恨。当它发现自己竭尽全力的咆哮在那钢铁机械发出的巨吼声中几乎像细弱的呢喃时，它为这种对比悬殊的力量而感到愤愤不平。鬼从未感受到这样被轻视，那巨大的钢铁机器竟然无视鬼的存在，它对鬼所做的一切不理不睬，甚至懒得停下看鬼一眼。于是，仅有的恐惧几乎迅速地转化为汹涌的仇恨，如果可能，鬼时刻都在想象着将凌驾于它头顶之上的钢铁怪兽咬在齿间化为齑粉。

鬼拖着一根铁链子一次次地扑向飞向蓝天的沉默的巨人。

鬼曾经有过那样的机会。

最初拴着鬼的链子的另一头系在一扇沉重的铁门上。每当有飞机起降，鬼就会像被烧热的油浇灌一样无尽地咆哮、扑咬，在波音飞机巨大噪音的背景下，鬼所做的一切显得如此微不足道。



每一次腾扑，鬼都倾尽全力，将链子抻得笔直，最后又被链子拖曳得跌落下来，但刚刚落地，鬼又开始另一次扑咬。沉重的铁链击打着混凝土的地面、厚重的铁门，甚至鬼的身体，发出金属碰撞的声响。

终于，在鬼到达机场的第六天，那扇铁门紧紧楔入混凝土墙体内的榫头终于松动脱落，又厚又重足以抵挡冲锋枪子弹的铁门轰然倒地。

即使后来，那些机场的地勤人员在谈起那头可怕的狗一路扬尘奔来的形象时，仍然心有余悸。

那时，刚好有一辆大型军用飞机降落，鬼毫不犹豫地向前冲去，那扇脱落倒地的铁门竟然被它拖拽得向前移动了。

最开始，在飞机螺旋桨巨大的呼啸声中，谁也没有注意到鬼，但是当飞机的发动机关闭，螺旋桨停转之后，所有的人都听到从仓库方向传来一阵好像铁桶滚动般轰轰隆隆的声响。

是鬼。

此时，鬼拖动那扇一百多公斤的铁门已经冲上了机场的跑道，为了拖动身后的累赘物，鬼弓腰曲背，因为全身用力，眼睛像要迸出一般睁得滚圆，大张着嘴，露出那没有任何损伤的一口白得耀眼的獠牙，口水拖得老长，一身白亮的长毛随着奔跑而迎风飘起。它跑得很快，铁质的门板与混凝土的跑道摩擦划出一片

金光闪闪的火星。

鬼就这样一路呼啸而来，一副要把一切碾碎的穷凶极恶的样子。

众人恍然以为那是一头拖着冒火的战车而来的酷似白熊的复仇怪兽。

他们并不知道鬼要做些什么，但显而易见，它冲着大型运输机而来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误了装运货物可不是闹着玩的。

怎么阻止？

首先要让这头疯狂的狗停下来。当然，没有人敢正面去制止鬼，且不说把鬼送到基地来的那些人对于鬼的所作所为过于夸张的描述，只是此时鬼那不可一世的架势，已经非常明白地表明了它的态度——就算是前面有一堵墙也要把它撞得支离破碎。

第一个从后面跳上去的工作人员竟然没有压住正在向前滑行的铁门，在混凝土跑道上轰轰作响地向前滑行的铁门只是顿了一下，在鬼的拖动下继续向前滑动，那人因为惯性的作用没有站稳，摔倒在跑道上。

后来，同时跳到铁门上两个人，铁门的滑动才渐渐地慢下来，直到第三个人踏到铁门上，铁门才终于停了下来。

当鬼发现终于再也无法向前一步，无法接近那架闪闪发亮的机器时，它慢慢地转过头来。这些站在铁门上的人看到了一头真



正的野兽，它剧烈地喘息着，伸出红色的舌头，脸上挂着黏稠的唾液，与颈上白色的长毛纠结在一起，发红的眼睛空茫地望着这些站在铁门上阻止它前进的人。

在鬼还没有向这些敢于阻止它的人扑过去的时候，几根结实的绳子已经飞了过来，套在了它的脖子上。

鬼的脖子上被换上一根更加结实的链子，那链子结实得足以用来锁住一头大象，用这样一根链子来锁住鬼显然有些夸张了，但目睹过那天鬼拖着沉重的铁门在跑道上飞奔的地勤人员却认为绝对有这个必要，而那个在跌倒时擦伤了脸的家伙更是坚信不用这样的链子鬼说不定还会做出什么来。

于是，鬼就被这根又粗又重的链子锁在基地大门边一根深深埋进混凝土下面的钢桩上。这次，正像那些地勤人员所说的，就是一头大象，恐怕也没有力气再逃出去了。

被换上新链子的鬼变得更加暴烈。

现在，它的每一次扑咬因为拖拉着那么一挂又粗又重的链子而更加气势惊人，每一次腾跃的声响都像是碾碎了一堆钢铁做的蛋，哗啦啦铿然作响，似乎是一只金属打造的巨犬在攻击。鬼还是每天面对着所有起降的飞机咆哮，在错过了仅有的一次攻击机会之后，鬼更加仇恨这可望而不可即的机器。

现在鬼不再让任何人靠近，即使餐厅那个每天喂鬼的老工

人，也只能将那些食物远远地抛向鬼，而水盆，每次都是用一根棍子推到鬼那链子允许的势力范围之内。

而那可望而不可即的飞机，也就成为鬼可望而不可即的仇敌。能够接近并紧紧咬住那闪亮机翼的计划一次次在鬼的梦中成功地付诸实施。但鬼从未有机会将这梦完成，因为黑夜之中另一架飞机闪烁着魅影般的红色灯光降落了，轮胎与跑道接触时撕心裂肺的摩擦声像尖刀一样撕扯着鬼的耳朵。鬼又进入新一轮的与臆想中的飞机撕咬的兴奋和不安中，它几乎没有机会睡觉。

当夜幕降临时，鬼颈下的链子被放长。于是，即使是手持冲锋枪的闯入者，恐怕不先用子弹打死鬼，也没有机会进入机场的仓库。

任何一个陌生人都不可能从它的身边完整无缺地通过。

渐渐地，鬼已经没有了最初来到机场时的那种兴奋，它懒得面对呼啸来去的庞然大物无休无止地狂吠。每天，从鬼头顶飞过的都是发出震耳欲聋声响的飞机，除了飞机还是飞机。

每天，那个负责饲养鬼的老工人准时将食物送到它面前，那都是标准配置的犬粮，营养均衡。

无论鬼是不是愿意，它都在履行一头护卫犬的职责。

鬼变得阴沉而冷漠，仍然没有人敢接近鬼。已经有三个工作人员因为错误判断了那根链子的长度而被鬼咬伤，不过，在这广



大的机场仓库里，人们需要的就是这样一头六亲不认的獒犬。

也许，如果不出现任何变故，鬼会一直待在机场的仓库，直到老去。

鬼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一个军区的高级军官来到机场视察的那一天。

在这个高级军官到来时，也许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除了鬼。

当这种例行视察将近结束，而高级军官对所看到的事先安排的一切非常满意准备离开时，也许是在飞机起降的瞬间，鬼那骇人的咆哮声从仓库的门口传了过来。

于是，那高级军官也就顺便向仓库走了过去。

鬼不适时地挡在仓库的入口，陌生的气息、那鞍前马后蜂拥而至的人群更是令鬼不满。

高级军官坚定不移地向仓库的大门走去，在不同的军营或机场，他也见过不止一头狂暴的军犬。但显而易见，那些从基地出来的军犬在训练时就已经被灌输了军阶的概念，或者那都是一些训练有素完成了所有服从训练科目的军犬，只是一声口令就可以让它们一声不吭，像瓷像一样保持着漂亮的蹲姿纹丝不动。但鬼不同，尽管从它出生开始人们就不断地尝试，但人们没有成功，没有人可以命令鬼。

“那狗太凶……”机场仓库的负责人小跑着跟在后面，却并不清楚应该怎样向高级军官解释，作为配置的军犬，鬼确实与众不同。

当他要制止时已经迟了，高级军官正非常自信地踏出最后一步，他的脚已经踏入鬼颈下链子允许的范围。

像被摆放在盛夏酷热阳光下的冰，在鬼只一下就扑向高级军官的瞬间，他那所有的自信和坚定都已经土崩瓦解，消失殆尽。

还好他只是踏出了那一步，而且那一刻他已经感觉到有些不同，身后的惊呼声，面前这头大狗那古怪的表情，他好像看到鬼露出得意的狞笑——如果狗也可以笑的话。他绝望地看到鬼扑了过来，一道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的恐怖的白墙。

鬼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大胆的人，竟然目不斜视地冲着它走过来，并且踏入它的势力范围。

鬼因为过于兴奋而跳得太高。

鬼第一下并没有咬到高级军官，它确实跳得太高了。而高级军官曾经在特种部队受训的日子尽管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但在生命受到威胁时，过去良好的训练所蕴藏的潜能还是在一瞬间爆发出来，他敏捷地滚到一边。那几乎是特种部队的队员在受到伏击时，及时躲避并进入最近安全掩体的标准动作，尽管身体已经开始发福，动作幅度略打折扣，但此时也算是做得准确到位。



当高级军官从地上爬起来时，只是额头上出现了一块红色的瘀肿，那并不是咬伤，而是那根被腾跃的鬼跳跃时带起的沉重链子砸到的。他已经涨红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他见识过太多的场面，只是紧闭着嘴，推开了机场仓库负责人那战战兢兢地为他拂去整洁军装上灰尘的手。

高级军官离开了。

而鬼的命运也就在那一刻被决定了。

那天早晨，鬼被人从机场仓库的后门牵了出来，带上一辆覆着绿色帆布的卡车。

鬼并不知道自己会被带去哪里，但显然外面对于它来说是陌生的世界。

身后就是慢慢远去的机场，起降飞机的呼啸声已经慢慢地化为一种风吹过细小的孔隙般划破空气的嗡嗡声。

鬼没有机会再听到那样的声音了。

将会由另一头军犬顶替鬼，享受配置的犬粮，承担保卫机场仓库的任务。

陌生的世界

以铁钉补强的木质大门闭守着每座家庄的入口。这些出入口由高大凶猛的西藏土狗看守，任何人企图进入，准会被撕成碎片。

——《戈壁沙漠》〔法〕蜜德蕊·凯伯 法兰西丝卡·法兰屈

鬼在江边被牵下车。

它惊讶地发现，在江边的这块空地上集聚着数不清的同类。

鬼也在基地里见到过很多与自己不同品种的其他犬种，但基地里的犬大多还是说得过去，即使最小的品种也是用来搜毒的比格犬。但此时它看到的几乎是这个世界上犬类品种的大集合，那些四条腿像柴棍一样细弱的袖珍品种也在发出细小却确实实的吠叫声，以及蹲伏在地上、整个头颅像是一堆悬垂布料的獒犬，它因为自己那沉重的头颅而喘息不已，发红的眼睛从肉皮的皱褶间死死地盯着鬼。

这是江边的狗市。

